

莫愁前路無知己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以下簡稱《簡訊》)創立於1997年，到今年屆滿二十年，這段期間也差不多就是我在臺灣的大學裡教學、做研究(至今)的整個過程。回首我的來時路，雖不至於如辛曉琪的歌曲《領悟》中所述，「每一步都走的好孤獨，啊～多麼痛的領悟」，但卻頗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的感觸。

升等、升等，還是升等

1995年，我從英國取得博士學位，趕著回臺找工作，說趕著，也確實如此，因為那時《大學法》剛剛修正通過，新增了「助理教授」一職，但因《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還沒有配合修訂，所以在這段空窗期進入大學教書的博士還是可以從副教授起聘。就這樣，我被聘為副教授先去了淡江大學國貿系教書。那時在私校教書有超鐘點是常態，而我也似乎把每個月領到的超鐘點費，當做生活的「小確幸」。做研究、寫論文忽然之間離我很遠，不只沒有人告訴我這很重要，繁重的教學工作也讓我沒有心思多想這件事。

1996年，因緣際會之下，我轉到了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學系(以下簡稱工工系)，說起來，很慚愧，我一開始想轉校的動機，就只是因為想進入國立大學，好讓自己的教職工作更穩定。選擇清華大學，是單純因為只有她願意聘我，但那時的清華大學給的聘書卻是副教授(A)——相當於助理教授，要求必須六年內升等，否則必須離職。或許年輕有衝勁，我就這樣進了清華工工系，每天跟理工學院的其他同仁們，包括電機系、動機系、資工系，以及化工系等等的年輕博士們，一起拼升等，我每天想的，就是要把副教授裡的(A)拿掉，變成真正的副教授。冀求從此，就可以安心的過日子，享受閒步、煮茶、論時事的好時光。

然而在工工系拼升等，並不是那麼容易。我被告知的遊戲規則是：至少要六篇SCI(當然SSCI也可比照)、跟指導學生掛名的論文都可以算教授自己的點數。因為外審一定要有國外的委員，所以審查資料也都必須是英文的。那時臺灣還沒有寫SSCI論文的風氣，說實在的，我也不知該怎麼寫、該怎麼投，只好在錯誤中學習，慢慢地也算摸索出一條道路。1997年，隨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配合《大學法》修正通過，臺灣各大學開始有了新進的助理教授，與此同時，各校也開始施行「不升即離」的制度。一夕之間，是否有SSCI論文，變成

了各校評定商管教師（甚至是其它人社學者）學術表現的主要標準。

論文、論文，還是論文

從 2000 年到 2010 年，應該是臺灣 SSCI 論文大爆發的時代，我也躬逢其盛，不只見識到、也算是參與了這個研究競賽。或許因為我比大家早起步一、二年，也或許我曾經歷過清華工學院的磨練，這十年間我還算走的順利。這段期間裡，我也多次受邀到全臺各校的管理學院演講，應邀去教大家如何發表國際期刊論文，但我一直有個原則，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之路這我很願意，但教大家如何發表 SSCI 這就不必了。

2002 年我開始擔任管理一學門的複審委員，這期間，我曾草擬《管理一學門「一般管理領域」的評分參考原則》，這應該也是當時人文處（司）的創舉。直到今日，我還依稀記得當時我一直在拿捏，五年間要有怎樣的發表成果才算優秀。今日人文司幾乎所有的學門都有評分參考原則，很多的用字遣詞都是大同小異。《評分參考原則》有它的時代意義，因為當年很多人都不熟悉國際期刊，而且評審委員的素質也參差不齊，所以必須有個一致的框架以為約束。但時至今日，這些《評分參考原則》慢慢地就變成大學教師的唯一學術判別指標，年輕教師都希望能努力達到這些標準，進而有機會拿到國科會（科技部）計畫，甚至往上攻得吳大猷獎、傑出研究獎。教學、服務、輔導，這些大學教師的基本職責，慢慢地變得沒有研究重要。因為只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就可以有計畫、有彈性薪資，院長、系主任關心的行政事情，都與自己無關，大學的社會責任是身外之物，唯有期刊論文的發表才是重點所在。

對於期刊論文、按篇記點，甚或是掛名發表這件事，可說與教育部從 2006 年開始所推動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們不能推論說教育部的計畫導致學界更加重視 SCI/SSCI 論文的發表，但套用韋伯在分析資本主義精神與基督新教倫理兩者關係時所用的名詞「選擇性的親近」，期刊論文與邁頂計畫的關係就如同氯和鈉，當它們靠在一起就會自然形成氯化鈉一般，臺灣的頂尖大學都不約而同朝著邁向「國際期刊論文製造王國」的道路前進。學術資源的挹注，讓彈性薪資、各式各樣的桂冠、頭銜（如特聘、講座）等等，變成教授們追逐的目標。期刊發表與英文修改也儼然成為了一個行業，很多的國際期刊主編變成大家禮遇的上賓。同儕之間的對話只剩下「你發表了幾篇 SCI/SSCI 論文」如此這般的貧瘠無味。

說實在的，在這十年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浪潮裡，一方面，各校人文社會學者的發展，是相對受到壓抑的，因為比起理工醫農的教授們而言，不止論文

少，獲獎也比較少，自然而然，能夠分配到的資源也相對地更少。另一方面，人文社會學術領域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同形。因為大家更重視期刊發表，為了追求數量，也有更多學者有掛名的現象。「不尚賢，使民不爭」，只是學術象牙塔上的空中樓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才是現實世界的眾生所現。

人文社會的美麗與哀愁

二十年來，我從一個年輕的菜鳥博士，躋身成為所謂的資深教授。我經歷了《大學法》的修訂、兩關的升等，也親眼目睹許多學術大老的淡出、更多的新秀願意勇敢走上國際舞臺，以及人文社會研究更加的普及化。但同時間，我也看到了 SCI/SSCI 的大爆發、知識分子的式微、師生關係的日漸疏離、以及學術代工發表模式的制度化，甚至是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變得層出不窮。這些都是人文社會的美麗與哀愁。

回首過往二十年，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肯定有長足的進步，歷年來的《簡訊》就一步一步記錄這成長的軌跡。例如初期就是業務宣導，接著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紀錄一些重要學者的成功故事以供後進參考。慢慢的，國際化開始成為重要主軸，前瞻研究、人才培育、資料庫建置，以及專案計畫的推動則是近年來的主要業務重心，可以說這個發展的脈絡是從「普及化」走向「專業化」，從「本土」走向「國際」，從「推廣」走向「前瞻」。放眼未來，再加上國科會已經改制科技部，社會貢獻與產業效益明顯會成為重要的績效指標，換言之，價值衡量的鐘擺又會從國際轉回到本土。為了讓人民有感，所以也不能只奢談專業化，也必須顧及推廣、普及性，以及跟在地連結的關係。相信這些改變也都是未來《簡訊》會報導的重點。

雖然改變必然帶來不確定性，甚且在政府財政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畢竟「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未來幾年對於人文社會的研究補助也肯定只會越來越嚴，但相信所有的有志之士都會繼續堅守這一條人跡稀少的道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雖然大環境不佳，但「莫愁前路無知己」，因為《簡訊》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讓臺灣的人文社會學者可以常常感受「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美好情境，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簡訊》二十年，「說不盡、無窮好。」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

洪世章